

狼鬼死磕

百成◎著

酒杯与他整日狼狽为奸，下跪是他最熟练的动作。他是懦弱、

无能、懒惰、卑微、无赖、猥琐、苟且偷生、浑浑噩噩、自暴自弃的同

义词。终于有一天，他大喝一声：『小日本，老子跟你死磕了。』

北方文艺出版社

1247.5

B161

銀魂

百成◎著

石並

北方文藝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跟鬼子死磕/百成 著. - 哈尔滨:北方文艺出版社,2010.2

ISBN 978 - 7 - 5317 - 2459 - 9

I. ①跟… II. ①百… III. ①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026685 号

跟鬼子死磕

作 者 百 成

选题创意 刘 蟒

责任编辑 李庭军 王佳欢

封面创意 刘 蟒

封面设计 大象设计·乾文

出版发行 北方文艺出版社

地 址 哈尔滨市经纬街 26 号

网 址 <http://www.bfwy.com>

邮 编 150020

电子信箱 bfwy@bfwy.com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中国农业出版社印刷厂

开 本 787 × 1092 1/16

印 张 24.25

字 数 490 千字

版 次 2010 年 3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0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36.00 元

书 号 ISBN 978 - 7 - 5317 - 2459 - 9

目 录

第 一 章	祸从口出	(1)
第 二 章	软骨头英雄	(6)
第 三 章	监狱度假	(14)
第 四 章	红颜祸水	(19)
第 五 章	暗 号	(25)
第 六 章	站直了别跪下	(29)
第 七 章	双雄聚会	(35)
第 八 章	从伙计到伙计	(40)
第 九 章	古墓惊魂	(45)
第 十 章	幸运得倒霉	(50)
第 十 一 章	都是黄金惹的祸	(57)
第 十 二 章	贾九绝不是共产党	(63)
第 十 三 章	飞来横祸	(69)
第 十 四 章	大日本第一“良民”	(78)
第 十 五 章	汉奸潜质	(88)
第 十 六 章	铁杆汉奸	(94)
第 十 七 章	有其叔必有其侄	(99)
第 十 八 章	以牙还牙	(104)
第 十 九 章	歪打正着	(108)
第 二 十 章	裤头情报	(113)
第二十一章	水净化部队	(117)
第二十二章	鼠 疫	(122)
第二十三章	恶有恶报	(125)
第二十四章	王牌汉奸	(131)
第二十五章	狂刀初现	(136)

第二十六章	血战松花江	(143)
第二十七章	十万火急	(147)
第二十八章	五家村惨案	(152)
第二十九章	血洗集仙镇	(157)
第三十章	玉 佛	(162)
第三十一章	狂刀隐匿	(166)
第三十二章	被 捕	(178)
第三十三章	四侠聚义	(183)
第三十四章	神枪贾天九	(187)
第三十五章	智取帽儿山	(192)
第三十六章	金代宝藏	(197)
第三十七章	地狱领事馆	(202)
第三十八章	假戏真唱	(208)
第三十九章	马迭尔三“结义”	(214)
第四十章	惊天大劫持	(220)
第四十一章	活体解剖	(228)
第四十二章	喋血 731	(236)
第四十三章	非常任务	(241)
第四十四章	爷是传出来的	(246)
第四十五章	偷尸	(251)
第四十六章	血色劳工营	(257)
第四十七章	非常押运	(263)
第四十八章	大水冲了龙王庙	(267)
第四十九章	特别护送	(271)
第五十章	血色苍茫	(277)
第五十一章	飞来横祸	(285)
第五十二章	珍珠翡翠白玉汤	(291)
第五十三章	顶级杀手	(297)
第五十四章	刺杀李兆麟	(302)
第五十五章	暗杀	(307)
第五十六章	烟鬼杀手	(312)
第五十七章	汉奸的官职	(316)

第五十八章	艺压群奸	(321)
第五十九章	劫 宝	(327)
第 六 十 章	撼世之功	(332)
第六十一章	飞来横喜	(336)
第六十二章	真假贾天九	(340)
第六十三章	“杀倭令”重出江湖	(344)
第六十四章	“皇军”剿匪	(348)
第六十五章	谁是英雄	(353)
第六十六章	虎口脱险	(358)
第六十七章	真相	(363)
第六十八章	非常审问	(367)
第六十九章	智破刺杀组	(371)
第 七 十 章	手刃仇人	(375)

第一章 祸从口出

(1931年9月18日，日本关东军炮轰沈阳北大营，九·一八事变暴发)

哈尔滨傅家老店内高朋满座，笑声迭起。名噪东三省的刘铁嘴此时已喝得红头涨脸，正操着一口辽宁口音讲述着一段鲜为人知的传奇故事：

五胡乱华，杀我百姓，夺我祖庙，中原百姓生灵涂炭。大英雄冉闵代天行命，发下“杀胡令”：“犯我大汉者死！杀我大汉子民者死！杀尽天下诸胡匡复汉家基业！”一时四方响应，五胡惊骇！要说这位冉闵可真是位英雄，跨下朱龙马，掌中双刃矛，于十万军中，取上将首级！攻城掠地，无坚不摧，直杀得胡虏横尸相枕，流血成渠！五胡闻风丧胆，纷纷溃逃！

“好！”众人纷纷喝彩。刘铁嘴却掩面长叹：“唉——英雄已逝，英雄已逝啊！如今日本人欺我国人，占我国土，正意欲吞掉整个中国。张少帅带着几十万东北军撤下百万家乡父老逃到了关内，东北之悲，中国之悲啊！只可恨堂堂中华却再没有冉闵这样的英雄，悲哉，悲哉啊！”

刘铁嘴的话音刚落，只听得一声厉喝：“妈了个巴子的，谁说天下没英雄，九爷我就是英雄，响当当的大英雄！”说话人将胸脯拍得啪啪直响。

众酒客先是一惊，旋即便是一阵哄笑，其中的几个酒客已经笑得直不起腰。

说话的人名叫贾九，原名贾仁山，家中排行第九，所以人们都习惯称其为贾九。因为他的名字中的“仁”“山”二字各占“仙”字的一半，所以不少人也戏称他为“贾半仙”。他身材瘦小，面黄肌瘦，形如病夫，所以不少人干脆戏称其为“假半仙”。至于他的年纪在大家眼中确是一个谜，五十岁的人管他叫大哥，三十岁的人管他叫大兄弟。每次别人猜测他的年纪时都让他很失望，有人说他四十岁，有人说他五十岁，其实他只有二十五岁。

贾九最大的特点便是能喝酒，谁也不知道他到底能喝多少酒，就连他的老板倪进财也惊异于他的酒量。有一次倪进财拉肚子，便叫贾九陪一个从长春来的布行老板喝酒，贾九硬是把那位老板喝得三天三夜不省人事，结果不但买卖没做成，还好悬没出了人命。贾九因此被倪进财臭骂了一顿，还被罚了一个月的工钱。

贾九虽能喝酒，却酒后无德，用布行奶娘张三婶子的话说，叫“二两猫尿下肚就不知道自己是谁。天老大，地老二，他老三！”贾九如果喝得兴起，就是皇帝老子站在面前，他也敢指着鼻子骂×他姥姥。有一次贾九喝多了，不想倪进财“不识趣”地让其去“老鼎丰”取月饼。贾九一气之下将倪进财的祖宗十八代骂了个遍，还扬言要将倪进财的老婆霸占。要不是他欠着倪进财的钱，他早就从同享布

行消失了。

贾九今天又是二两黄汤下肚，不知道东南西北了！只见他面红耳赤，额上的青筋条条绽出，一条干瘪的手臂，不停地上下比画着。“我×他小鬼子十八辈祖宗，他小鬼子是吃了熊心豹胆了，还想占了咱中国，这叫蚊子打哈欠口气不小，黄鼠狼挡马车，自不量力……”贾九大放厥词，将小鬼子的祖宗十八代骂了一个遍。

人们都听呆了，大家都觉得贾九这段痛快淋漓的咒骂比刘铁嘴的那段评书还要精彩得多。贾九见人们都像看着母猪下牛犊子般惊奇地看着他，心中不禁一阵得意，撇着嘴，高声喝道：“九爷我是谁？啊？大家都睁大眼睛看准了，九爷我就是当今的英雄，盖世的豪杰。文能提笔安天下，武能骑马定乾坤，冉闵和九爷我比简直就是豆杆子看见黄鼠狼，小辈一个！”贾九的嘴已经撇到了耳根子。

酒店里又传出了一阵哄笑。“贾九啊，我看你是上坟烧报纸唬弄鬼啊！你要是英雄，你们家祖坟就冒了黑烟了。”傅家老店的伙计李二虎瞪着眼睛，正色骂道。

“你个肉眼凡胎的，知道个屁！”贾九一副不可一世的样子。

“贾九啊，你这是裤兜子里拉胡琴，尽他娘地扯淡。你要是英雄，你也弄个什么‘杀胡令’，不对，你应该弄个‘骂胡令’，就把你刚才骂的这些话都写上，一定是空前绝后啊！哈哈哈哈哈！”隔壁烧饼铺的张二爷笑得前仰后合，众人也跟着一阵哄笑。

“你还别说，九爷我真要写一份‘杀日令’，召集咱老爷们干他娘的狗日的八辈祖宗！”贾九这句话说得极为认真。

“刘先生，您见多识广，就给贾九爷起草一份‘杀日令’，他也好带着‘杀日令’单枪匹马杀入小鬼子军中，干了小鬼子祖宗十八代，替小鬼子换换种！没准小鬼子怕断子绝孙，就逃回老家去了！”傅掌柜不无讥讽地说。

众人又是一阵哄笑。

“这个容易，”刘铁嘴说着打开了自己的一个皮包，从里面取出了厚厚的一沓手稿，“民族危亡，我一个说书的尽不上微薄之力，每日只能以此来排解内心的积怨。这些都是我每日必写的‘杀倭令’的手稿，今天就送与这位贾九爷！”刘铁嘴取出一张，动情地大声朗读了起来：“倭寇入侵，生灵涂炭，驱除倭寇，匹夫之责，屠戮蛮夷，义之所在。今召告天下英雄，诛杀日寇，恢复中华。犯我中华者死！杀我中华子民者死！此令受命于天道，特以此昭告天下。”刘铁嘴读完深深地看着贾九，“贾九爷如真能昭告天下，你便是民族的楷模，国人的骄傲，有如冉闵再生啊！”

贾九听了半天也没弄明白刘铁嘴到底唠叨了些啥。不过他觉得刘铁嘴是在极力地表扬他。贾九此时已经飘飘然，似乎冉闵已经附了他的体，“天下兴亡寡妇有责，九爷我从今天起就和狗日的结下梁子了，不把狗日的干得一塌糊涂，我他娘的就是大姑娘养的！今天我就要拿着这太上老君的急急‘杀倭令’召集天下的兄弟姐妹，×他小鬼子的祖宗十八代！杀我兄弟者死，占我们家地盘者死。大家有钱的

帮个钱场，没钱的帮个人场……”贾九慷慨激昂，红头涨脸，将胸脯拍出了烂西瓜声。众酒客被贾九这篇贾九版的“杀倭令”逗得笑破了肚皮。

“九爷我言出必行，放屁听个响，吐唾沫是个钉，这两天我就要召集我黑哥，把这‘杀倭令’贴到那些小鬼子的脑袋上！见令者死！阎王讲情都白扯，九爷不买他的账！到时候大家可离远着点，别溅身上血！”

众人又是一阵哄笑：“贾九，你黑哥又是哪位？”傅掌柜打趣地问。

“你们真是井底的癞蛤蟆，孤陋寡闻，我黑哥你们都不知道？说出来吓死你们！”贾九说到这里故意提高了声音，“我黑哥就是打劫日本商行，枪杀小泉一郎，火烧川崎会馆，绑架佐藤英夫，打遍天下无敌手，空前绝后第一人的大黑点也是！”贾九将嘴撇到了脑门子上，似乎他就是大黑点。

大黑点是盘踞在二龙山一带的一支辮子的头儿，因其脸上有一块青记，所以哈尔滨人都戏称其为大黑点。俄国人占领哈尔滨之后，生灵涂炭，民不聊生，不少人为了生存被迫当了胡子。各地的胡子风起云涌，多如牛毛。围绕着哈尔滨就有大小几十支辮子，其中影响最大的便是这个大黑点领导的这一支。

众人被贾九这通随口开花的白话惊呆了，都以一种异样的眼光看着面前的这位贾九爷。“贾九，这些案子都是你黑哥干的？有几起案子连日本人都不知道谁干的，你怎么知道？你他娘的也太能白话了！”张二爷不解地问。

“我怎么能不知道！说出来吓死你们……”贾九煞有介事地白话了起来，直说得有鼻子有眼，似乎每一件案子他都亲自参与了。

众人听着贾九这段评书似的演说，都疑惑万分！就在此时门外急匆匆跑进一人，气喘吁吁地叫道：“贾九！倪老板找你回去！”进来的正是同享布行的另一个伙计王三杆子。

贾九一拍桌子，正色骂道：“三杆子！你他妈的大呼小叫个屁？九爷我今天有要事在身，有什么事让老倪他自己去！”

王三杆子与贾九在一起共事多年，对贾九的脾气秉性是再了解不过了，见此情景忙陪笑道：“九爷，您别见怪，老板让我来请您回去，说有要事和您商量！”

“商量个屁！屁大个事也找我商量，让老倪自己拿主意吧！”贾九此时似乎已不是倪进财的伙计，而是倪进财他爹！

“这……”

“这个屁！妈了个巴子的，滚！”贾九用力地一拍桌子，指着王三杆子破口大骂。

王三杆子吓得一缩脖，转身退了出去。

众人又是一阵哄笑。

“九爷我是说到做到，言出必行，我现在就去诏令天下！”贾九喝完最后半碗酒，顺手抓起了桌上的一沓“杀倭令”的手稿，无比兴奋地转身出去了。

傅家老店的众酒客望着贾九远去的背影又是一阵哄笑。酒店墙角处坐着一个

人，礼帽压得极低，似乎是怕别人看到他的脸。他见贾九向外走去，不禁抬头看了看，眼神中流露出两道寒光！

贾九来到街上，拿着这一沓“杀倭令”看了半天，也没看明白几个字。他觉得刘铁嘴说得对，自己就是那位传说中的英雄，现在是自己出世救人的时候了。贾九越想越兴奋，不禁照着“杀倭令”上自己认识的几行字高呼了起来：“犯我中华者死！杀我中华子民者死！”后面他又不认识了，索性又来了一个即兴发挥，“干他奶奶个孙子的狗日的，我×他狗日的十八辈祖宗……”贾九一边骂，一边将手中的“杀倭令”散发给行人。人们都以一种异样的眼神注视着这位红头涨脸的疯子。

贾九这一斤二锅头算是没白喝，一下午的工夫，他几乎走遍了哈尔滨的大街小巷。天近傍晚，贾九才万分疲惫地回到了同享布行。倪进财见了贾九那副至高无上的样子，气得脸色铁青，但却没有多说话，因为他还要为他的十八辈祖宗着想。一气之下，倪进财将王三杆子骂了个狗血喷头。

晚饭过后，贾九清醒了许多。他从倪进财的神情上已经猜出了自己先前的所作所为，此刻不禁有些心里发虚，手脚发麻。

这位倪掌柜是出了名的黑心铁公鸡，一毛不拔不说，良心更坏。他会随时找借口扣掉工人的血汗钱，贾九的父亲贾有富在同享布行干了二十年，临死也没还清欠倪进财的钱，末了还得将自己的儿子押在布行抵债。贾九三年中得到的工钱加起来不如一年应得的多。贾九除了喝多了酒后，不分祖宗奶奶骂上一气外，清醒的时候见着倪进财简直是老鼠遇见猫，怕得要命。王三杆子也只有贾九喝多了后发火时跟着出一口恶气。

王三杆子突然慌张地从外面跑了进来：“贾九，门外有人找！”

贾九偷眼看了看自己的这位黑心东家，然后蹑手蹑足地溜了出去。他清醒的时候是太害怕这位东家了，因为只要倪进财一张嘴，自己本月的工钱就又泡汤了。贾九每每想到自己的工钱便不免都心惊肉跳的！他从牙根里恨这位倪扒皮，却又没有任何办法。他没事的时候也独自盘算过，照这样干下去，自己欠倪进财的钱估计下辈子也还不清了！

贾九低着头来到门外，见没有人，不禁心里暗骂：“妈了个巴子的王三杆子，你也要老子！”贾九刚想转身回去找王三杆子算账，不想一把冷冷的匕首突然顶在了他的后腰上，贾九的魂顿时就飞升了！

“别出声，否则老子废了你！”一个极为低沉的声音狠狠地说。

贾九此时已然忘记呼喊，浑身颤抖，双腿一软竟坐在了地上。他正想说“我不出声”，不想却被像拖死狗一般拖到了一旁的胡同中。

贾九正想跪地求饶，耳中却听到一声爆响。贾九闭着眼睛便看到了满天的星斗，他想挣扎着说些什么，却发现自己的嘴怎么也张不开。

接着又是几声爆响。贾九此时只觉得天旋地转，眼前的星斗突然消失了，只剩

下黑糊糊的一片。又过了一会，贾九才从眩晕中渐渐清醒过来。他努力地睁开双眼，发现面前站着一个红脸大汉，头戴红礼帽，身穿红长衫，手拿一把红晃晃的匕首！这个红人瞪着一双红眼睛正怒视着自己。贾九还发现身边的一切都是红的！房子是红的，树是红的，似乎自己膝盖下的土地也变成红的了！

贾九突然想跪下磕头求饶，却发现自己早已跪下了。“好汉爷爷饶命！我家上有九十岁老母，下有十个不懂事的孩子，好汉爷爷饶命啊！”贾九一边哀求着一边鸡啄米般地磕着头。

“你抬头看看我是谁！”贾九的头上传来了冷冷的声音。

贾九这才睁着两只严重充血的眼睛仔细地审视了一番面前的这个人。那块如拳头大小的青记吓得他好悬没背过气去。

“大——大——大黑点！”贾九失声惊叫。

那张恐怖的脸上露出一丝狞笑，眼睛下面的那块青记也跟着抽动了两下。“妈了个巴子的！今天黑爷就割掉你的舌头喂狗，让你以后再随便嚼舌头根子！”说完将手中的匕首一抬，便要动手。

贾九早已瘫软如烂泥，他长这么大还从没见过这种阵势。但他还没有忘记求饶。“好汉爷，我是您儿子，您孙子，您就饶了我吧，以后我做牛做马孝敬您老人家！我再也不敢了！您就饶过我这一回吧！”贾九此时已然是鼻涕一把泪一把，哭得如一个泪人一般。

面前的大黑点也似乎被贾九这番极度的哀求所打动，一时竟没有动手，过了一会愤愤地说：“要不是看在那几十张‘杀倭令’的分儿上，老子杀你全家！”贾九看到了大黑点眼中射出的那两道寒光，不禁吓得一缩脖！“谢谢好汉爷爷啊！以后您就是我孙子！”贾九此时如获新生，一失口竟把这最后一句话说反了！

不想对方听后哈哈大笑，转身扬长而去，转眼消失在茫茫的暮色中。

第二章 软骨头英雄

贾九瘫坐在地上，抹了抹一脸的鼻涕眼泪，长出了一口气。伸手想给自己一个嘴巴，却又没舍得。他太恨自己这张嘴了，今天这点祸都是自己这张臭嘴惹的。想到这里，他突然又开始钦佩自己的应变能力：要不是随口说出家中上有九十岁的老母，下有十个不懂事的孩子……嗨！自己怎么就能说得这么感人呢！比那戏台上的戏子差不了几分！想到这里，贾九顿时又像新充了电的干电池，来了精神。他从地上站起来，下意识地摸了摸自己红肿变形的脸，龇牙咧嘴地向布行走去！

贾九这瞬间的巨变让布行里的所有人都大为震惊，他们瞪着眼睛看了半天才认出面前的这个人就是贾九！

“你是贾九？你是不是碰到你的死爹了？又把你回炉再造了一遍！”倪进财疑惑地朗声笑骂道。

王三杆子更是笑得前仰后合，有些幸灾乐祸地道：“这回造的还不如上回呢！哈哈哈哈哈！”

倪进财的二儿子倪志仁听到笑声也从后堂走了出来凑热闹。这位倪二公子是出了名的败家子，吃喝嫖赌、坑蒙拐骗、欺男霸女，无恶不作。更特殊的是，他是属疯狗的，危害乡里，见人就咬。街坊邻居简直是谈其色变，不少人恨得牙根直痒痒，都怪老天瞎了眼，怎么不用雷劈了他。在倪进财看来，这绝对是家门不幸，他对这个二儿子也是毫无办法，只能听之任之。贾九与倪二少年年龄相仿，从小一起玩到大，没少受他欺负。贾九对这位倪二少的评价是：头顶长疮脚底冒脓，坏透了！贾九对他除了应有的敬畏外，更多的是厌恶。贾九有时候也同情倪进财，如果老天爷是因倪进财缺了八辈子的大德而派这个倪志仁来报应他的话，那老天爷在这件事上做得确实过火了点。

倪志仁围着贾九转了三圈，突然不怀好意地摇头笑道：“贾九你真是个正人君子，是真有本事啊，竟然逃回来了！”

众人都不知道他在说什么，就连贾九本人也听糊涂了，不过贾九觉得这位倪二少的狗嘴里一定吐不出象牙来。

倪志仁突然捧腹大笑，指着贾九骂道：“那强奸你的女鬼长什么样？那女鬼生前一定是个瞎子，否则她怎么也不会主动侵犯你这个人鬼结合的产物！如果她要是眼睛的话，看你一眼就魂飞魄散了。哈哈哈哈哈！”

众人都笑得前仰后合。

贾九强睁着充血变形的眼睛，正色道：“让你们见笑了！这是被我黑哥打的！”

是我们互相切磋的结果！”

三个人突然止住了笑声。“怎么从没听你说过啊？你黑哥又是哪尊菩萨啊？”倪志仁一脸的嘲讽。

“大黑点！我已发下了‘杀倭令’，召集四方英雄大干一把。他是应邀来帮忙的！”贾九扬着极度变形的脸，得意地说。

此话一出，众人皆惊！因为在哈尔滨，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大黑点的大名！据说这位大黑点双手使匣子，杀人不眨眼，吃人肉，喝人血。不过所幸，他只跟日本人和俄国人过不去！日本人恨得他牙根直痒痒，悬赏十万大洋要他的脑袋。

王三杆子突然仰面大笑道：“哈哈哈哈哈！贾九啊，你他娘的是铁匠炉的破风匣，你就吹吧！大黑点是你大哥，张大帅不是你大爷吧？”

“信不信由你们，这两天可能要出大事，你们都小心着点，别溅到你们身上血！”贾九那张极度变形的脸上现出一丝恐怖，说完转身出去了。

贾九走后，倪进财叫王三杆子去后堂请大奶奶同去北市场看蹦蹦戏。倪进财喜欢蹦蹦戏是出了名的，甚至达到了爱屋及乌程度。他几乎每天都要去北市场过把戏瘾，有时甚至还将蹦蹦艺人请回家演唱。最后还嫌不过瘾，干脆花钱娶了一个二人转女艺人做老婆，这样可以天天搂在被窝里听。倪进财的头房老婆死得早，新娶的这房老婆名叫杏花，只比倪志仁大三岁，直生得体态婀娜，风情万种。倪进财娶老婆，却把二少爷乐坏了，因为他发现自己的这个小妈杏花除了妖艳之外似乎还多了一份放荡，甚至比翠红楼里的那些妓女还有味道，看上一眼就叫人浑身发抖。倪志仁馋得直淌哈喇子，趁着他爹不在家的工夫，紧着往小妈房里跑，一来二去倪志仁竟真的占了他爹的窝。

倪进财娶老婆贾九也高兴。他不像倪志仁那样直接去倪进财的锅里分一杯羹，而是过足了耳瘾。以前贾九最愿意跟着倪进财去看戏，现在他最愿意在倪进财去看戏的时候偷偷地蹲在大奶奶的窗外听声。二少爷与大奶奶鬼混的声音简直让他如痴如醉，欲罢不能。

王三杆子从后堂跑了回来，兴奋地摇了摇头。因为大奶奶不愿意去，贾九又喝多了酒，这次轮也应该轮到自己跟着掌柜去看戏了。王三杆子很羡慕贾九，因为他能照葫芦画瓢似的唱上两句贾式蹦蹦戏，经常逗得掌柜捧腹大笑，所以就享受了随同看戏的优待。而自己长了一张木头嘴，屁话说不出来，所以老板只有在没人带的时候才会想到自己。王三杆子对这来之不易的机会也是倍加珍惜。

倪志仁看着他爹又要去看戏，得意地一笑。倪进财见王三杆子摇着头从后堂跑出来，一脸的气愤，一甩袖子向后堂走去：“今天不去看戏了！”倪进财的话除了气愤之外更多的是无奈，因为他也不知道这个杏花最近为什么不再愿意和自己去看戏。

倪进财的这一决定让倪志仁与王三杆子都很失望。倪志仁见今天晚上再不能和杏花鬼混，便决定去找山本严二喝酒解闷。“没准还能弄两个日本娘们儿玩玩！”

倪志仁越想越兴奋，不禁一路小跑向永胜商行跑去。

山本严二是永胜商行的老板，是一个中国通。他与倪志仁在翠红楼相识，因爱好相同成了朋友。山本严二经常让倪志仁帮着打听一些哈尔滨的小道消息，而倪志仁向山本严二打听更多的则是有关日本妓女的奇闻轶事。

倪志仁来到永胜商行，山本严二正在喝茶。山本严二见倪志仁到来兴奋异常：“我正想找你！”

“嘻嘻嘻嘻，翠红楼又来新人了？”倪志仁一脸的贱笑。

山本严二突然表情严肃起来：“大日本皇军用不了多久便要打过来了，倪君要抓住这个大好时机！”

倪志仁吓得一哆嗦，结巴着问：“什么时候？抓什么时机？”

“最晚三个月。这些日子你要多多熟悉哈尔滨的地形和街道，你只要将皇军引入城中，便立下了盖世之功，马上就有享不尽的荣华富贵。”山本严二略带几分赏识地看着倪志仁。

“真的？”

山本严二重重地点了点头：“这里很快便会成为大日本的附属地，如果倪君做得好，便会成为皇军的得力助手，前途不可限量啊！以后兄弟还有待于倪君的提携啊！”山本严二说完重重地拍了拍倪志仁的肩膀。

“你自己怎么不去？”

山本严二一脸的神秘：“我是去不得的，所以才给倪君指了这条明路，还希望倪君以后多多帮助啊！”

倪志仁心里明白，山本严二是让他去当汉奸，但他却打心里愿意当这个汉奸。在倪志仁看来只要有权有势就比什么都强，管他娘的什么汉奸不汉奸的。但倪志仁不明白山本严二自己为什么不能去。两个人又聊了很长时间，倪志仁才起身离开，他虽然没抱上日本娘们儿，但却很兴奋。他开始盼着日本人早点到来。

第二天一大早，贾九还没有起床便听到街上一阵骚乱。警车轰鸣，人声喧嚷。贾九不知出了什么事，忙起身穿衣。王三杆子突然惊恐万分地从外面冲了进来，语无伦次地说：“出大事了！商、商行老板永胜没了脑袋。凶手还留下了一张什么‘杀倭令’！”

“什么？”贾九没有听准，忙又问，“你说什么？”

“永胜商行老板山本严二昨晚被杀了！凶手还留下了一张纸，叫什么‘杀倭令’！”王三杆子的眼睛瞪得比牛眼还大，嘴巴一直就没合上。

贾九没来得及提上的裤子瞬间又掉了下去，木讷地站在原地一动不动。“这又是哪位爷爷干的？这不是硬往我头上扣屎盔子吗？我他娘的是不是吃饱了撑的，发哪门子‘杀倭令’呢？”贾九的心里开了锅。

“九哥，昨晚上的事是不是您黑哥干的啊？”王三杆子突然眯着眼睛极其谦恭

地问。

“啊！是他们！”贾九猛然惊醒，随口答道。

“九哥，我早就看出您是干大事的人，以后你也带上我！”王三杆子向贾九投来了无比钦佩的目光。

贾九被王三杆子的话说得有些飘飘然。他此时已不记得昨天晚上为什么挨打，而俨然就是一个为民除害的英雄，仿佛山本严二就是他亲手杀的！“实话告诉你吧！昨天晚上我黑哥来找我，向我要一份‘杀倭令’，并说晚上有行动。我一再要求参加，黑哥真是太爱护我了，死活不让去。后来我急了，黑哥也急了，无奈之下他扇了我几个嘴巴，直到把我扇蒙为止！等我醒来后才发现黑哥早已经走了，我这个后悔啊！”贾九说完一拍大腿，似乎肠子已然悔青了！

“九哥，你真是太了不起了！我算服了你了！”王三杆子的脸上写满了羡慕，他已然把贾九看成了一位顶天立地的英雄。

山本严二的死为哈尔滨带来了一种恐怖气氛。到此时，人们才想起那个满大街散发“杀倭令”的疯子，才相信他所说的竟然都是真的！日本人震惊，国民政府震惊，江湖人士震惊。

午饭过后，店里没什么买卖，贾九便又乘机溜到了傅家老店。

“掌柜的，半斤二锅头。”贾九笑着向傅掌柜点了点头，傅掌柜也破天荒地向贾九点了点头，这竟然让贾九一时难以接受。

李二虎端着半斤二锅头轻轻地放到贾九的桌上，恭敬地低声道：“九爷，您真神了！我们老板说今天的酒不要钱，您随便喝！”

“哟，怎么着，傅老板今天是生孩子时得了绝症，大出血怎么地？喝酒不要钱？他是不是睡糊涂了？”贾九极其不解地质问。

李二虎善意地笑了笑：“还不是因为您老说话算话！”

贾九对李二虎口中的这个“老”字十分满意，心里一时美得不得了，一仰脖，将桌上的半碗酒一饮而尽，转头说：“再来半斤，今天不是不要钱吗？”

“得！九爷海量，小的这就给您打酒去！”李二虎转身向柜台走去。

半斤酒下肚，贾九蜡黄的脸上多了些许红润。他此时早已把大黑点的警告抛到九霄云外去了。“各位！怎么样，九爷我说的准吧！‘杀倭令’一出，小鬼子便吓得尿了裤子！如果还不滚出东北的话，就把他们的脑袋割下来当球踢，到时候别说九爷我不仗义！”贾九趾高气扬地说。

傅掌柜警觉地看了看酒店里的几位特殊的酒客，忙高声道：“贾九你可别胡说八道，那些事可跟你没什么关系！”

李二虎已经把酒又端了上来。贾九接在手中，一仰脖又是半碗，抹了抹嘴，笑道：“什么和我没关系？要不是九爷我发下‘杀倭令’，山本严二这狗日的脑袋能丢吗？”

傅掌柜有些着急，他怕贾九再这样说下去，指不定还会胡说出些什么呢，便焦

急地高声道：“贾九，你他娘的是不是大白天碰见阎王爷，活见鬼了！你可别胡说八道啊！”

“胡说八道？说出来吓死你们！”贾九煞有介事地用手指着周围的酒客，“实话告诉你们，昨晚那一票就是我黑哥干的！”贾九撇着嘴，把剩下的半碗酒一饮而尽，“再来一碗！”

“九爷，黑哥就是大黑点吗？”李二虎憨笑着问。

贾九拍了拍李二虎的肩，撇着嘴，略带几分狂傲地说：“正是！我们是拜把子的兄弟，我黑哥那本事可是打铁匠摆手不（焊）含（壶）糊！两把盒子炮，百步穿杨，高来高去，路地飞腾，拳打江南，脚踢塞北，天下无敌的主！这不，接了我发下的‘杀倭令’就立马来报到了嘛！这一票算作见面礼了！”贾九的嘴此时已然撇到了耳根子！

张二爷笑骂道：“贾九啊，你是越说越神了，看来你他娘的真是正阳街上的牛肋排，道上混的啊！”

“二爷，道上混的兄弟不敢说，但江湖中的人，兄弟却结识不少，远的张大帅咱就不说了，咱就说这最近的关东大侠吧！”贾九捋着袖子，说得唾沫星子飞溅。

酒馆里一片讶然！大家对贾九说的话都似信非信，议论纷纷。

“怎么着，各位不信？”贾九突然提高了声音，“去年俄国人的金库被盗，你们知道是谁干的吗？那就是我另一位结拜的大哥，关东大侠关云天！他也接了我发下的‘杀倭令’正风风火火地赶来！”

酒馆里的惊讶之声不绝于耳，众人都伸长了脖子等着贾九的下文。突然靠墙角的一位黑脸大汉，用力将桌子一拍，桌上的酒杯被震落在地，摔得粉碎！“把他给我拿下！”黑脸大汉厉声怒喝道。话音刚落，几个青衣酒客一拥而上，不容分说，像捆小鸡一般将贾九捆了个结实实。

贾九此时酒劲正浓，岂肯服软，高声骂道：“你们是什么人？”

黑脸大汉高声道：“警察局的！”

“警察局的爛肝杂碎也敢动你家九爷，九爷我‘杀倭令’一出……”话还没有说完，只听得一个爆响！贾九又找到了昨天晚上天眩地转的感觉。那还没有完全消退的肿块瞬间又鼓了起来！

“九爷我记着你的打，等我关哥来了杀你全家！”贾九如杀猪般声嘶力竭地叫喊着。这一斤二锅头依然驱使着贾九的嘴继续胡说八道。

又是几个爆响！贾九此时已然满脸是血，不再说话。酒馆里的人个个惊恐万分。

“带走！”几个人拖着贾九迅速走了出去，转眼便消失在熙熙攘攘的人群中。

傅家老店里一片寂静，众人似乎都还没有从刚才的惊吓中清醒过来。又过了一会儿，人们才真正明白刚才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张二爷突然高声喝道：“贾九真是个人物！就凭这点临危不惧的劲，二爷我服了！”众人无不点头称是，贾九此时真

的成了大家心目中的英雄。

消息传到同享布行，倪进财不以为然，他觉得警察局的人一定是弄错了，贾九整天守在自己身边，他哪有那个时间干那些事，再说那些事也不可能是贾九这样的人干的。倪志仁早上就得到了山本严二被杀的消息。他刚开始是震惊，后来发展到了害怕，再后来是极度的害怕。因为他认为自己是最大的嫌疑人，自己在山本严二的家里一直待到半夜才离开，如果警察局的人认定是自己杀的山本严二，自己恐怕连诉苦的地方都没有。此时倪志仁已将自己吓得体如筛糠。倪进财以为他得了瘟疫，恨不得他死了算了。

倪志仁一听到贾九被当成凶手抓走了，突然如诈尸一般蹦了起来，近于疯狂地叨咕着：“太好了！太好了……”

倪进财狠狠地瞪了他一眼，“好什么好！贾九怎么能是凶手，一会儿就得放出来！”

倪志仁此时早已还阳，眼珠一转计上心来：“警察局这帮废物一定是抓不到人了，才把贾九抓去顶罪，但这却把咱家坑了！”

“坑什么？”倪进财随意地问道，他觉得这个败家子除了他那套吃喝嫖赌经之外什么正经话也说不出。

“你想啊，贾九要是被认定为杀人凶手，他就死定了。如果他马上就被处决，这也没什么。但如果日本人要是打来了，贾九落在日本人手中，那咱家就一定要受到牵连。到时候……”倪志仁的话突然停住了。

倪进财一惊，他没想到他的这个败家儿子竟然有这个韬略，更没想到事情会这样严重。他一时还真不知如何是好：“你说怎么办？”

“怎么办？哼！干脆，一不做二不休，买通官府除掉贾九，以绝后患！”倪志仁眼露凶光。

倪进财打了一个寒战：“怎么说贾九也是咱家的人，他可是和你从小玩到大的朋友啊！而且他也确实是冤枉的，这么做不是落井下石吗？”

“落井下石？无毒不丈夫！斩草不除根，后患无穷！大丈夫当断则断……”倪志仁的嘴角抽动了一下。

倪进财没听清倪志仁后面都说了些什么，他突然觉得自己的这个败家儿子简直可怕至极，竟然没有一点同情心。倪进财思前想后也没想到什么更好的办法。要是花钱把贾九弄出来，还不知要花多少钱，他是无论如何也舍不得的。如果让他尽快死在狱中，就可以一了百了！“唉！也只好如此了！”倪进财无奈地点了点头。

倪志仁的脸上露出了得意的笑。他狠狠地敲了他爹一竹杠，带上一大笔钱，急匆匆地离开了布行。但他并没有直接去警察局，而是先去翠红楼逍遥快活去了。

一阵钻心的疼痛之后！贾九从昏迷中清醒过来，他还没来得及弄明白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便看到了炭火盆中那块鲜红的烙铁。他想揉一揉眼睛再仔细看看，却